旁白:

他说完了，又背过身去，将一个装满水的搪瓷盆放在马面前，让它饮水，那搪瓷盆很旧了，真亏他能够找出来。

就在这时，叮铃——门铃响了。

齐司礼警觉起来 ，又要提枪，我连忙用眼神示意他稍安勿躁。趴到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是一个全副武装，悠哉游哉的高挑人影。

问题是，旁边还有个红袖章的居委阿姨，正一脸怀疑地盘问他。

我:

查理苏？！

齐司礼:

炸梨酥？是你们这里的一种小吃吗？

旁白:

不知何时，齐司礼己经走到我的背后，看我的动作，有点不解的样子。

我:

不是啦，是我的朋友，他的名字叫查理苏。

旁白:

说实话，齐司礼与查理苏本来就不对付，再加上他这一身盔甲长枪，我真的很犹豫要不要开门，还是干脆装作不在家。

但是查理苏冒着风险来找我，也许有很重要的事情。刚想到这里，外面的说话声忽然扩大了。

查理苏:

我说了，我的未婚妻一定肯定必须住在这里。

作为她的未婚夫，我怎么可能是什么可疑人士？

居委会阿姨:

哦，你说不可疑就不可疑，你把身份证拿出来，我看一下马上就走。

查理苏:

我有特殊原因，现在不能让你看。

等这段时间过去，你还想看，我会让你好好看的。

旁白:

查理苏非常正气凛然地回应着阿姨的质疑，他的话句句都属实，但对方显然不相信。

两个人声音越来越响，眼看越来越多晨起的居民自发自觉地围观起来，我仰天叹了口气，看向齐司礼。

我:

那个，我朋友可能有急事找我。

要不你先到里面房间坐一会儿？我跟他说完话，马上就来。

旁白:

齐司礼皱起眉头。

齐司礼:

既然是你的友人，我为什么不能见？

而且他听起来，不太对劲。

旁白:

不能见的理由，都过了大半天，你也应该知道了吧！我跑过去拉上窗帘，把院子里的马藏起来，又指了指他的盔甲。

我:

是你这个打扮啦。一开始我见到你的时候，不是也吓了一跳嘛。

至于查理苏说话，风格就是这样，他不是坏人。

旁白:

齐司礼好像相当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，不情不愿地点点头。

齐司礼:

我不到里面去，就在那里。

旁白:
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发现他看的是连接厨房和客厅的走道，虽然进了门确实看不到那里，但——

我:

为什么？那是走廊啦。

齐司礼:

那里看得见外面。

旁白:

丢下这句话，他不再多言，转过身叮铃咣啷地走了过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没来得及细想，门铃又响了。

我赶紧打开门，把查理苏拉了进来。他好像还想回过头给居委阿姨抛一个“我就说吧”的眼神，但把脸遮成这个样子，当然等于白抛。

查理苏:

早啊，未婚妻。

旁白:

查理苏穿着一身惯常的风衣，话中带着笑意，挺拔地站在客厅里，四下张望了一下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

我:

早！怎、怎么啦？

查理苏:

没什么。刚才在门外听到你在跟谁说话，那个声音，有点耳熟……

不过应该是幻听。

旁白:

查理苏沉吟片刻 ，推了摇头，我心里不知为什么，有鬼。都不敢看他，保持着微笑，感觉脸部肌肉在抽搐。

我:

嗯……嗯，应该是幻听。你那边进展还顺利么，怎么突然过来了？

查理苏:

很顺利。

旁白:

查理苏将墨镜推上去一点，紫色的眼眸亮闪闪的，将我上上下下都看过一遍。

查理苏:

我就是来看看，我的未婚妻还好不好。

昨晚她的手机早早关机了，发消息也没回。

旁白:

手……机？手机！查理苏是用手机号码联系我的，昨天一片混乱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补办电话卡，怕是让他担心了。我低下头。

我:

我……没事啦，就是睡得比较早，别担心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眼神变得严肃，他伸出手来，探向我的额头。

查理苏:

别骗我，你怎么出了那么多汗？是不是发烧了？

旁白:

然而，就在他的手心将要接触到我额头的一瞬间，走廊传来咚的一声！

查理苏:

什么声音？

我:

什么都没——！

旁白:

我险些尖叫出声，连忙咳啾一下做掩饰，几乎是同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击，伴随着一个活力十足的声音。

我和查理苏都凝神去听，那个声音说的好像是……“大小姐，起床了吗”。

是夏鸣星！对了，今天是我和夏鸣星约定好的一周一见的日子！我一个激灵。查理苏听了一会儿，显然也辨别了出来。

查理苏:

是你那个青梅竹马？

我:

嗯……

旁白:

查理苏轻轻笑了，非常自然地脱下鞋子，走进客厅，展开双臂坐在沙发上，一副非常闲适的模样，比我这个屋主还有气派。

查理苏:

那就让他进来吧，把小朋友关在外面怪可怜的。

就算他还要跟我做一些幼稚又无意义的争吵，我也接受。

旁白:

幼稚的争吵可不是一方想要进行，就能进行得起来的。想起他们之前在医院小学生一样的对话，我情不自禁想逗他。

我:

我看他不会跟你吵了，人家现在加入了政府组织，成熟着呢。

查理苏:

政府组织？

旁白:

没想到，听到这四个字，查理苏立刻站起身。

查理苏:

不行，我现在不想跟政府组织的人打上照面。

未婚妻，这不是我怕他啊，特殊情况。

我先去里面。等你把他迅速送走，再出来。

我:

怎么我就把他迅速送走了……

旁白:

情况真是瞬息万变，我看着查理苏向里间走去叹了口气，叹到一半，差点噎住，这方向——

我:

别去！

旁白:

大步跑过去想拽住他，然而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一身铠甲，站在暗处的齐司礼，和包住整个头脸，站在亮处的查理苏，对上了视线。

空气中有根弦瞬间绷紧，两个人一动不动地看着对方。看了一会儿，查理苏有些黯然神伤地低下头，不知想了什么，五秒钟后又精神起来。

查理苏:

我刚才在想，我是哪里做得不够好，要让未婚妻对我有所隐瞒。

旁白:

他向齐司礼伸出手，非常友好大度的样子。

查理苏:

不过仔细一看，也许并不是我的问题。

毕竟齐总监这副样子 ，确实不太能见人。

旁白:

齐司礼没接，眼中满是敌意。

齐司礼:

我叫齐司礼，不叫什么齐总监，她叫xx，也不叫未婚妻。

至于见不得人，反倒你这副鬼鬼祟崇的装扮，似有什么企图？

旁白:

他顿了顿。

齐司礼:

……炸梨酥？

我:

是查理苏啦！

旁白:

我连忙小声地提醒，查理苏发出一声冷笑。

查理苏:

齐总监很高明嘛，是买了新出的那本恋爱技巧手册吗？

齐司礼:

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

旁白:

这边的你来我往愈演愈烈，敲门声也配合着响亮了起来。我比了一个暂停的手势，硬生生地横插到他们当中。

我:

情况很复杂！总之，你们两个先在这里呆一会，我马上来！

旁白:

我走到门边，深呼吸一下，赶紧给夏鸣星开了门。

夏鸣星没有穿那身连山会的制服，看起来就像是个高挑瘦削的大学生，脸上满是焦急的神态。看到我出来，他松了一口气。

夏鸣星:

我还以为你把我们的约定忘了。

旁白:

他带上点撒娇的语调 ，本来是很寻常的一句话，但是想到刚才的情况，我又一次心虚了。

我:

怎么可能……

旁白:

他的绿眸澄澈透亮，担忧褪去，只剩下喜悦。我的心一下变得很软，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打破这份期待，至于家里……

我:

那个，今天要不我们久违地出去吃个饭，逛逛街？

夏鸣星:

好啊，听你的。你去换衣服吧，我在客厅等你。

旁白:

我本想直接出发，避免横生枝节，可低头一看腿上穿的果然是家居裤。还没来得及懊恼，夏鸣星己经熟练地打开鞋柜，找出自己的那双拖鞋。

那只能寄希望于能平平安安度过这十分钟了。这么想着，我却发现夏鸣星没在客厅停下，一路向厨房走去。

我:

你要去哪里！

旁白:

夏鸣星被吓了一跳。

夏鸣星:

我去厨房倒杯水。

刚刚你一直没回我消息嘛，我有点担心，路上走得急了。

旁白:

又是手机！又是被齐司礼破坏惹的祸！我欲哭无泪，但……也正好去交代一下待会要出门的事情，我殷勤地将夏鸣星推回来，安置在沙发上。

我:

啊……我没看手机，对不起啦，汤圆。

我去给你倒水，你坐着吧。

旁白:

夏鸣星看起来很疑惑，欲言又止。我逃也似的到了拐角处，那里两人的姿势没有丝毫改变，还是那么直直地互瞪着。

我向他们做个口型，说要出去。齐司礼能听懂现代的语言，但好像还看不懂嘴型，有些迷茫。查理苏却看懂了，摘下口罩，也做了个口型。

查理苏:

不想你走。

我:

是约好的。

旁白:

齐司礼依然不明就里，眉目间渐渐染上焦急的神色。

查理苏看到他这样，反而很高兴似的，向我拍拍胸口，又“说”了两句话。

查理苏:

好吧，那你快点回来。

这个人，我看不太正常，我帮你看好他。

旁白:

齐司礼似乎已经忍无可忍，他冷冷地看着查理苏。

齐司礼:

有什么话就痛快说，别在这里打哑谜。

旁白:

这句话，他没有控制音量。我刚心道不妙，身后就传来了夏鸣星的声音。

夏鸣星:

你们三个……在这儿干什么呢？

旁白:

我想死。

查理苏:

我？我来拜访自己的未婚妻，有什么问题。

你应该问的是这个齐总监在干什么，说话颠三倒四，还装傻。

齐司礼:

说清楚，未婚妻是什么？

查理苏:

你还说不是在装傻。好吧，我也不介意给你解释一下。

未婚妻，就是未来要和我结婚，然后共度一生的人。

旁白:

枪尖顶在查理苏的颈问。

齐司礼:

你放尊重点。跟她道歉。

旁白:

查理苏丝毫不怕，眼神暗了暗，神态沉郁下来。

查理苏:

你有什么立场这么说，她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？

旁白:

齐司礼顿了一下，非常坦荡地开口了。

齐司礼:

她是我的妹妹。

旁白:

这六个字掷地有声。夏鸣星眸中闪过一丝警觉，查理苏冷哼一声，我恨不得以头抢地，只有齐司礼泰然自若。

查理苏:

妹妺？

未婚妻，听到了吗，这是一个有信念感的男人该说出来的话吗？

旁白:

查理苏伸手握住近在咫尺的枪头。兵器虽然镜利，与他的手掌间却像是隔了层透明的障壁，一时间火星四溅，咯吱咯吱的摩擦声响起。

齐司礼没有说话，只是瞳孔中那道痕又深了几分。我们脚下的地板像在涌动，蔓长。隐约间，我看到九条狐尾的影子在他身后闪过。

查理苏:

还挺强。

旁白:

查理苏摘下墨镜抛到一边，他看起来并不轻松，眸中有道黑雾。我眼睁睁地看着，自两人脚下的地板到墙壁再到天花板，裂开了一道缝隙。

就在这时，一道图纹从天而降，化为万点金粉，地面出现阵法的阴影，将他们包围起来。而他们也像是受了什么冲击，同时收手。

夏鸣星:

都停下！你们怎么打都无所谓。

但这是我和xx一起生活了八年的地方，我不会允许你们把它毁掉。

旁白:

夏鸣星胸口起伏，手中握着一道朱笔画就的符咒，眸光坚定。我向他投以感激的眼神，他回我一个笑容，又转向齐司礼。

夏鸣星:

你就是xx的上司，齐司礼，是吗？

旁白:

在齐司礼问出上司是什么意思之前，我连忙帮他回答了。

我:

对对，这就是我上司。

夏鸣星:

我同意你的看法，在还没有真正确立关系之前，用未婚妻这个称呼很不尊重人。

旁白:

查理苏仿佛根本不在听，勾了一下食指，墨镜重又飞回他手中。

夏鸣星:

但妹妹，也是同理。

齐司礼:

她比我年纪小，和我的妹妹差不多，为什么不能叫？

夏鸣星:

从很早以前，她就答应了要做我的姐姐。

所以，她不会再去做其他人的妹妹。

旁白:

一开始，齐司礼似乎是想要理清其中的关系，但片刻，他便皱起眉头。

齐司礼:

一派胡言。

查理苏:

难得我们达成一致，一派胡言。

旁白:

这下，变成了三个人互相瞪视着，再这么下去，别想有结束的时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终于意识到只有说瞎话，才能解此困局。

我:

听我说——

其实我今天有个紧急的设计任务，是古装相关的！

旁白:

我一指齐司礼身上的盔甲，还有长枪。

我:

齐司礼是来帮我忙的，兼职模特，只不过他有点太入戏了。

旁白:

说着，我悄悄从背后拉住齐司礼的衣摆，央求他配合。他看起来并不情愿，但不知想到了什么，还是哼了一声表示同意。屋内有一瞬的寂静——

查理苏:

模特为什么要找他，我的身材有哪一项比不上他？

夏鸣星:

是啊，大小姐，我在剧团就有“衣架子”这个称呼。

而且我演过各种题材的音乐剧，无论你需要设计什么风格，我都可以帮忙的。

旁白:

然后是更加激烈的喧器。齐司礼瞥过夏鸣星的兜帽外衫和查理苏有意无意展示的身段。

齐司礼:

一个南瓜，一个冬瓜。

查理苏:

总比你这根苦瓜好。

旁白:

又乱了。就这样，在劝解、拌嘴、联盟、分崩离析之中，我做出郑重承诺，会给每人设计一套古装，请他们择日上门来试。

记下查理苏想要的鸟纹饰，夏鸣星要求的汤圆图案。天色昏黑的时候，他们与我道了别，只是前脚刚走，后脚我的电脑上就弹出信息。

夏鸣星消息:

姐姐，不要太辛苦。今天你那么忙还打算跟我出门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

旁白:

姐姐二字下面还标了划线，以示重点。

我有些歉疚，正打算回复就又收到了一条。

夏鸣星:

下次要加倍补偿我。

我:

……

旁白:

叮——不同的提示音响起 ，聊天软件上的红圈提示我有人发来了好友申请。我已隐隐有种预感，点开。

查理苏申请信息:

临时号码申请的鹅鹅微信，会用一段时间，还是要和未婚妻多点联系方式啊。

旁白:

与夏鸣星约好下次，通过查理苏的好友申请，顺便往来数条，陪他获取新朋友这一系统标识，最终，我获得了余裕，能向齐司礼好好做一个解释。